

[日本] 远藤周作 著

谢德岭 译



痴女 怪男

黄河文艺出版社

「日本」远藤周作 著

谢德岭 译

痴女怪男

黄河文艺出版社

痴女怪男

〔日〕 远藤周作著

谢德岭译

责任编辑 李云阁

黄河文艺出版社出版

（郑州市西里路94号）

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11.5印张 265千字

1986年9月第1版 1986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5,400册

统一书号： 10385·79 定价2.00元

内容提要

- 这部小说，通过对两个男女青年到东京谋生而惨遭失败的悲剧故事，真实地反映了日本战后的社会生活。

书中的两个主人公中村留吉和中村荣子，是从农村来到城市谋生的青年。他们来到东京后都天真地想干一番事业，但由于人间的倾轧，处处都有受骗的陷阱，结果有的破了产，有的沦为妓女，他们的爱情生活也以悲剧而告终。

作品描写细腻，语言流畅，可读性强，对了解日本社会具有一定的认识作用。

• • •

2

目 录

进	京		(1)
美	梦		(16)
老	人		(30)
舞	台		(43)
侍	者		(67)
思	慕		(89)
经	理		(109)
污	辱		(128)
研	究		(148)
女	仆		(170)
机	遇		(187)
诬	陷		(204)
受	托		(224)
探	望		(241)
尽	力		(267)
痴	情		(280)
求	婚		(293)

被	审	(314)
衰	败	(329)
破	灭	(340)
尾	声	(354)

进 京

一趟夜行客车在缓缓地爬行。其实，它根本算不上是客车，完全象运载牛呀、马呀这一类牲畜的车皮一样，臭烘烘的，脏极了。

不说座席全派上了用场，连走道也被疲惫不堪的旅客坐满了，没有一丝儿空。一些经常乘车的老手，则干脆在两个物架之间用绳子结成吊床，睡到这种特制的“卧铺”里。

“我要撒尿，妈妈！”一个小孩嚷了起来。

“忍着点儿吧！火车一停，就带你去。”

母亲不住地哄着孩子，周围的人们只是微微睁开眼睛，根本无意为这个孩子让出一条通向厕所的通道。

“妈妈，呜呜……”孩子又开始磨人了。

“忍耐点儿吧。”

“小弟弟，到这儿来，快过来！”

坐在席位上的一个还不到十七、八岁的少年连声叫那孩子。他长着一副栗色的娃娃脸，个头儿又瘦又小。

“俺抱住你，从窗口往外撒。”

被煤烟熏黑的肮脏车窗咯嗒咯嗒响着开了一条缝，夜间冰凉的空气便迫不及待地扑了进来。

“喂，小东西冲这头，尽量朝左边发射，嘿！”少年把小孩端在膝盖上教他说：“顺着风撒，要不尿就全落在身上了！”

他大声嚷叫着，惹得塞在走道上的旅客全都止不住哄笑起来，只有离他最近的那个座位上的旅客慌忙离座。

“喂，把雀雀朝左摆。好啦！”

邻座窗户上溅了一点尿，但是，总算撒完了。他把小孩从膝盖上放下来，递给坐在走道上的母亲。人们都松了一口气，全象自己做了这件好事似地嘻嘻哈哈笑了。

“上野，上野，上野到啦！”人们突然活跃起来。和乘客一样疲乏的列车，喘着粗气爬进了车站。车站上漂浮着一股不知从何处被风吹来的臭气，这是夹杂着尿的臊臭和人体汗臭的奇特的臭味。

肩扛帆布背包、身穿复员军服的退伍军人，两手抱着大包袱的老太太，还有哭闹着的孩子们……在一片喧闹声中挤挨着，从一节节车厢里出来，站台上立时出现一批批黑压压的人群。那个童颜少年，也提着一只旧皮箱，夹在这拥挤的人流中。他钻出拥挤的人群，走出了检票口。宽阔的站前广场内，人流的漩涡撞击着、推挤着，向检票口涌来。

“啊！东京！”少年不知不觉大声喊叫起来。

当他好不容易走出这个地方时，才发现上衣的扣子被挤掉了一个。在这样的人流中，要想找到它，已经和大海捞针相差无几了。

记得在家乡的时候，伯母曾经告诉他说，东京是一个无论多么聪明的人，都免不了要受骗的花花世界。他的伯母在作姑娘的时候，曾在东京当过女佣人。他还记得，上路的头天夜里，伯母又在絮絮叨叨地嘱咐他：“东京的人都天生不是好东西，非多加

小心不可。”

“哪儿的话，在那里我会安然无事的。”他笑着回答：“您不必担心！”

然而，刚来东京不到五分钟，已经把上衣钮扣弄丢了。

车站前面不远处，有四五个运动员模样的男人，围在一堆谈话。少年走近前去，问道：

“请问，派出所在哪里？”

那几个人惊讶地盯着他，答道：“派出所？……在公园那边。”

“那公园在……”

他们放声大笑起来。

“真没有办法！”其中一个人把香烟往地上一丢，说：“来，跟我走吧！”

那人径自抬腿头前走去。走过一段路程后，到了一个露天市场。雪亮的电石灯下，摆着各种货摊：有卖江米团和年糕、赤豆汤的，有擦皮鞋和卖纸烟的，还有那种大模大样叫卖的女商贩，也有一些不伦不类的男女在集市上转来转去。

“你从哪儿来？”带路的人回过头来问。

“俺？”那少年正惊奇地睁大眼睛瞅着两旁的货摊，他慌忙答道。“俺是从东北来的。”

“东京这地方，你是第一次来吧？”不容少年回答，他接着说，“你可要小心，今天的东京是个坏蛋成堆的地方。我可见过不知多少乡下人被人欺骗或敲诈了。比方说，一到上野去，马上就会有卖淫的女子围过来。”

“真的吗？”少年吃惊得愣住不走了。“我的伯母也这样说过。她说，只要到了东京，不管遇到外表多么亲切的人，也要提

防着点儿，不能随便相信。”

“喂，可不要对我也用那种信不过的眼光瞧着。”那人愤然地说，“不管怎么说，我是一片好心，才带你到派出所去的。”

“真对不起。您是例外，我没有怀疑您。”

“这还差不多……不过，你到派出所所有什么事吗？是问熟人的住处吗？”

“不，打听今天晚上住的旅馆。”

“旅馆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那人大笑起来，把手抄进运动服的衣袋里，然后说：“那你可难啰，乡下人。东京的派出所，可不是你们乡下的那种派出所，随便什么都可以告诉你。你想要让那些警察老爷帮忙给你找旅馆吗？”

“警察应该为老百姓办事嘛。”

“什么为老百姓办事！那些警察先生只会看见外国人瞎搞一气，而装着没有瞧见。你去问他们还不如问我呢。”

“不。谢谢，我还是到派出所去。”

“去也白搭。告诉你吧，这前面岔道口那个旅馆，既便宜又招待周到。不信你去问问派出所。我走啦。”

那人往回走了两三步，少年连忙喊：“大叔，大叔！”

“不要‘大叔，大叔’地叫得那么甜！”

“对不起，大叔，您是招揽顾客的吧？”

“说什么？这小子。依我看，你是根本不放心我。”

“话不是这么说……可您为啥那么熟悉旅馆方面的情况呢？”

“我是上野人嘛！老实对你说，上野的老鼠洞有多少我都清

楚。”那人得意起来，“我看，象你这样的乡下人，决不会上坏人的当，我好意给你说心里话，你还这样怀疑人。”

“那我就到那家岔道口旅馆去住，好吗？”

“随你的便。不过，就这么两手空空是不会让你住的。你大概有点儿钱吧？”

“带了三百来元^①。”

“混蛋！就凭这么几个钱还想住旅店？”那人横穿过电车道。只见几幢灰暗、破旧而肮脏的二层楼房，杂乱地立在那里。

“这家旅馆现在稍微有点儿脏。过去，这里可是国营铁路的专用旅馆。‘国铁’的专用旅馆，就是日本政府承认的旅馆。”

“是吗？”

“我一片好心，给你介绍这么好一家旅馆，你却不相信。我看你呀，虽然模样儿乡里乡气，可并不忠厚啊！”

那人让少年在岔道口旅馆门前等候，他自己走了进去，和一个身穿工作服的老人嘀咕了一阵。

“进来呀。凭着我的面子，才这么容易让你住进来。”

他脱下木屐，走在前头。穿过走廊，一个女招待伸手接过少年的旧皮箱。

“哎哟，好重啊。”

“让我来。”那中年人把皮箱掂在手里，说：“一点儿也不假，是很重。这家伙该不是把炭炉子也装进去了吧？”

随后，他走到房间前面招呼说：“怎么样？进里面看看，满意不？”

这是一间只有四张半席子大小的房间，席子已经变成了红茶

^①：指日元。

一样的暗褐色，房间里散发出一股酸臭味。

“大叔，只是有点儿臭……这房间多少钱一天？”

没有人回答。门外、走廊里，根本没有中年人的影子，那家伙早提着少年的旧皮箱走得无影无踪了。

中年人喘着粗气，穿过电车道。虽然想跑快些，但是，右手提的旧皮箱太重，不能够快跑。

那人累得摇摇晃晃，恶狠狠地嘟哝着。

快到露天货场附近时，他不安起来。“要是往这边逃就危险啦。”

于是，他转身朝相反的方向溜去，转到一个胡同里。这儿也有一堆瓦砾，他一屁股坐在了上面。

他点燃香烟，然后打开皮箱翻看。上面是几件贴身衣服和几个笔记本，下面有十来个布袋，

“这是什么？”

布袋口捆得很牢实，他费了好大劲才把它解开，是装得满满的一袋米。

“原来是这玩艺儿，妈的……”

他又转念一想，不管怎么，和那个乡下佬拉了半天近乎，总算没有白费。他不觉浮起了得意的笑容，把香烟吐到地上。这时，耳边突然响起了叫声：

“大叔！”

他扭头一看，不禁大吃一惊。“啊，是你呀。”

“逃走可不行。我要喊警察了。”

“别……我可不是想偷你的东西。你这箱子太重了……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”

“啊，要是我是大叔的话，也会朝相反的方向逃跑。看你那

个贼样，所以就找到这边来了。”

中年人瞪大眼睛看着少年，他压根没把少年放到眼里，以为对手不过是个毛孩子，没想到这小子却意外机灵。

少年接过旧皮箱，打开盖子。中年汉子咬牙切齿地对这些米袋子扫了一眼。

“带这些米，你全都自己吃？”

“不。”少年摇了摇头，说：“不是吃的。”

“那么，做什么用？”

“这是本钱。”

“本钱？”

“嗯。现在，钱这一类东西没有什么信用了。”

“拿这当本钱……做什么用？”

那人的眼里闪着怀疑的光。

“用处可多了。”少年笑嘻嘻地说：“嗯，不少地方都用得着。”

随后，他把其中一个袋子拉出来，毫不可惜地递给那人。

“给您，大叔。”

“给我？”

“是啊。”

那人呆呆地直盯着少年的脸，肩膀一耸，咕嘈道：“喂，可不要嘴上答应，心里难受。瞧你那副似哭似笑的模样，究竟是想捣鬼，还是怎么的？是真心还是假意？”

“我是真心实意给您的。”

那人沉默了一会儿说：“那么，我领受了。”

“但是，我有件事要求您。”

“什么事情？是打架？”

“不是。如果到需要的时候，我会来求您的。大叔，您贵姓？”

“姓本间，在上野只要一提起飞毛腿竹市先生，”他颇有些得意地说：“那可是无人不晓！”

“是吗？我叫中村留吉。”

“什么？留吉？没出息的名字。”

“我兄弟姊妹多，我父亲本来打算把我掐死，所以才起了这么个名字。”

留吉站起来，拍了拍裤子上的尘土，一只手提起旧皮箱。

“那么，再见。”

“谢谢。你还是把米拿回旅馆吧。”

“不，我还有很多。再说，要是再让偷去就不好办了。”

“呸！如今乡下佬也不再忠厚老实了，全都这样刁滑。”

少年轻松地提着皮箱快步离去。中年人惊愕地目送着少年渐渐远去的身影。

回到旅馆，留吉一进门就朝女招待喊：

“麻烦您，给我拿条绳子来。”

女招待拿来绳子，他把箱子横七竖八地捆得结结实实，仿佛从此不再打开似的。

“把床给我铺一下好吗？”

没过多久，另一个女招待从走廊里听到了一阵醉鬼般的鼾声。女招待被好奇心驱使，想看到到底是什么样的粗壮汉子在里面睡觉，就稍稍打开隔扇门。啊，原来是一个脸上还留着孩子般稚气的少年，脑袋枕着一口旧皮箱，身体摆成个“大”字，睡得正香。

这个远离故乡的姑娘突然想起了自己在家里的弟弟，就轻声

轻步地走进屋里，把少年蹬开的毛毯盖好。

“啊——”留吉微微睁开眼，睡意朦胧地叫了一声，又问：“现在是几点？”

“下午四点钟。”

“到六点钟，请喊我起来。”

女招待象姐姐似的柔情地注视着留吉的睡容，轻轻拍了拍毛毯的边，然后悄然走出。

不一会儿，窗户开始暗了下来。也许是风吹的缘故，那扇玻璃窗咯嗒咯嗒直摇晃。到六点女招待进来叫醒留吉。

留吉使劲伸了个懒腰。

“睡好啦？我说，你带了外食券^①吗？要是没有，在这里吃饭的价钱就贵啦。”

“是吗？我没带。”

女招待沉思了一下，说：“好吧，我设法给你搞点儿来。一看见你，就使我不由自主地想起我在家乡的弟弟，他和你年纪差不多。”

“啊。”留吉吃惊地说：“您也是从乡间来的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一年前，我有个姐姐，说是要到东京来工作，也离开了家乡。”

“哎呀，你的姐姐也……那干嘛不住到你姐姐那里呢？”

“那，”他愣了一下，脸上现出痛苦和为难的神色。“起初，家里还能收到她的信，可……后来就毫无音信，连她的地址也不知道。”

① 由于实行粮食统一分配，在饭馆吃饭时用的饭票。

“那你为了找姐姐才到东京来的吧？”

“不，不全是为这个。我还想在东京找个工作……。我觉得，只能一边工作，一边找姐姐。”

女招待好心地掏出外食券，留吉总算吃到了晚饭。其实，这哪里算得上是顿晚饭，不过是一些用南瓜煮的加里饭。然而，留吉绝口未提自己带有新米的事。

是的，在家乡，除了过节的时候尝尝白米外，别的时候是舍不得吃上一口的，平日总是用大麦饭填饱肚子。所以，旧皮箱中的米也不是为了自己吃，而是作为谋生的唯一本钱的。

“不够吧？只那么一丁点儿。”女招待转过脸，怜悯地朝着不大功夫就放下筷子的留吉问。

“吃饱了。”

他抹抹嘴巴，象是重复一个老习惯似地，把腰带松了松。然而，实际上完全没有这个必要。虽说，“健身常吃八分饱”，但他觉得这肚子连半饱都算不上。

“您要出门上哪儿去吗？”

女招待收拾起饭碗，看着留吉站起身，象是要出门的样子，忙关切地说：“还是小心一些为好，现在的上野坏人多得很呢！”

“坏人？”

“是呀，有的是强盗、扒手、流氓恶棍……”

“那又有什么关系？我总得找个工作呀！”

“哦……，是这样。如果您愿意的话，我对这里的掌柜讲一下，说不定他会给你一件什么差事呢。”

“不过。”留吉摇摇头说：“我不喜欢在旅馆干活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怎么说呢？……可我总觉得，干别的工作好象有出息

些。”

“嘴！看不出你年龄不大，志气倒不小！”

留吉笑嘻嘻地朝门外走去。细心的女招待没有忘记再警告一句：“千万不要到上野的山上去呵！”

留吉使劲点点头，出门了。

天已经全黑了，只有车站的建筑物在市场昏黄的电灯光中，象倒塌的废墟似的孤零零地竖立着。

尽管女招待提醒，留吉仍旧朝车站对面的右面走去。那一带并列林立着许多赶造起来的饮食店和酒馆。

留吉习惯于乡间村镇那种死一般的寂静，现在，他吃惊地左瞅瞅，右瞧瞧，眼花缭乱地边走边看。

“来喝一杯哟。”一个女人穿着便宜的女式服装，脸长得象个狒狒一样，迅速地把身体贴了过来。

“做，做什么？”

“哎，来作个伴儿，多可爱的人儿呵。”

“我，我还不是成年人。”

“哈，哈，您不是成年人，我还没有成年哪。”

“大婶，”少年开口道：“大婶，我求求您。”

“大婶？别胡说，我可不是什么大婶！”

“我是来找活儿干的。”

“什么？原来是个穷光蛋、野小子，滚一边去！”

那女人用一只手把留吉推到一旁，看也不看，就朝另一个男人跑了过去。口里又在喊：“喂，喂，顺便来喝一杯哟。”

“哎呀，M·P^①！”一个流氓模样的青年，慌张地朝女人们

① M·P，美国宪兵。